

過戲癮

胡倩文

郵輪上唱給遊客聽

我生長在一個對平劇有着相當熱愛的大家庭裏。祖父在前清當官，官位還不小，由於常年忙於公務，家中的大事小事，一概由祖母作主。當時的上海，很時興票戲，人人都把它當作一種時髦的玩意兒，用來消遣娛樂，祖母也不例外。受到祖母的影響，我父親、伯父們都有過粉墨登場票戲的經驗。就連我這四、五歲的小丫頭，也常被大人們帶到下關去聽戲。別瞧我年紀小，對戲却已具備批評好壞的能力，知道那個角兒嗓子中聽、那個角兒做工細膩、那個演員又專會在臺上偷工減料。記得當時名氣最響亮的莫過於秦雪芳、秦秋芳兩姊妹了。馬連良雖已出道，但尚未成名，還在給人作配角。

由於一家子都喜歡聽戲、票戲，我父親本身又拉得一手好胡琴，晚間家人們空閒時，常會聚在一塊彈彈唱唱，其樂融融，也讓祖母老人家開心。

我十八歲那年在南京結婚，我的先生陳介生是留德學生，在柏林大學攻經濟學博士。婚後我

便隨夫婿到德國，也進了政治學院唸書。記得當時赴德時坐的是艘義大利郵輪，一個多月的漫漫航程中，還真發生了不少新鮮事！不但在郵輪上巧遇正欲赴法國的表姐，還結識了一對老教授夫婦。那對夫婦很喜歡我，一路上不斷要求我唱歌給他們聽，我就哼些小調解解悶，排遣旅途中寂寞的時光。

也許是年輕新婚不久，很容易引起旁人注目，有次船上開同樂晚會，幾位年輕的小夥子就暗中商量起鬨要請我跳舞，我想還是不跳為妙，省得我麻煩，他們當然就沒鬧得起來。

經過一個多月海連天、天連海的單調日子，我來到了德國。由於我先生陳介生在中國留學生中非常活躍，許多人又略知我會唱個兩段，每回留學生開同學會，都要求我客串表演，雖然只是清唱，沒有胡琴更沒有行頭，邀請我表演的人還排隊等着呢！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回國劇名伶梅蘭芳和電影明星胡蝶連袂到德國訪問，我國駐德大使館設宴歡迎他們，記憶中的梅蘭芳溫文儒雅，氣質高貴，談吐謙沖有禮，完全沒有一般所謂梨園行的習氣。在學生們辦的招待會上，大夥兒再

三慫我上去表演一段，我搖搖頭說：「『戲祖宗』都來了，我還是別出洋相吧！」所以也就沒唱。

在陳介生兄獲得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後不久，七七事變發生演變成全國全面對日抗戰。這時我在德國的學業尚未完成，介生的博士論文又因為內容牽涉國防經濟，必須獲得德國國防部的許可才能付印。於是他一面等我，一面等論文批准付印，前後拖了半年，我們夫婦倆才趕回祖國，參加抗戰行列。

回國後介生奉令至漢口擔任「戰時幹部訓練團」籌備處副主任，主任是桂永清將軍。「戰時幹部訓練團」團長由先總統蔣介石兼任，副團長是陳誠上將。這時我們夫妻因工作地點不同，一南一北，很少有相聚的機會，國難當頭，我更是沒有閒情逸致想要聽戲，更別說票戲了。這一耽擱，竟一直到來臺定居後，我才重新敲起對平劇的熱愛。

民國六十年介生逝世，我搬到中央新村長住，鄰居一位國大代表的太太對平劇很有興趣，又有私人胡琴師，便找我一塊兒吊嗓。最先只是參

加一些零串性質的演出，像「麻姑獻壽」的呂洞賓、「四郎探母」的蕭太后、「五花洞」的假潘金蓮、「大登殿」的馬達等……其中蕭太后一角我竟然扮了三回呢！

正式拜師演重頭戲

正式地請老師教戲、學唱腔、身段，直到民國六十一年才開始。第一齣戲，我選擇了梅派的「宇宙鋒」。在梅蘭芳、尚小雲、程豔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中，我偏愛梅蘭芳的高雅大方，梅派的代表作「宇宙鋒」更是劇情生動，引人入勝，戲中女主角趙豔容不但要有好嗓子，載歌載舞，

在「裝瘋」後，更要適切地表達出內心的情懷，演員若不下番功夫探索，很難發揮得淋漓盡至，恰到好處。這對初挑大樑的我，無異是一次相當嚴苛的挑戰。爲了演好這齣梅大王的招牌戲，我蒐集了梅蘭芳從年輕到老「宇宙鋒」的錄音帶，擷取其中的精華，每晚反覆地聽，也跟着唸。「千金白口四兩唱」，在唸白上，更要做到一字一句都一絲不苟的地步。我還請了段承潤老師教身段，楊根壽操胡琴，搭配上王銀麗的啞奴和我媳婦陳新儀的秦二世，我生平第一齣「重頭戲」便在南海路的國立藝術館揭開了序幕。

一回生二回熟，膽子壯了戲癮也大了。接二

連三的粉墨登場接踵而來。在此之後又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和高宜三先生演出「韓玉娘」（高先生飾程鵬舉）。開鑼戲是關文蔚的「岳母刺字」，張大夏的「長板坡」擺大軸。我小兒子跟我說：「媽，『二進宮』挺好聽的，您怎麼不學呢？」於是，應「觀眾」要求，我又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唱了「二進宮」，由蕭翔鸞飾楊波，裴松林飾黑頭徐延昭。

「白蛇傳」中的「祭塔」，是我目前最想唱的戲，因為它是梅派諸戲中，反二黃唱腔的純粹，唱來一定過癮。現在唱、唸俱已學會，就等身體養好些再說吧！（韓仁先整理）



1931年作者與夫婿陳介生博士在德國合影。